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吴弑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

疏注僚亟至在僚　正義曰杜數僚之罪以示無道之驗僚以十六年即位十七年與楚戰于長岸二十三年伐州來敗楚于雞父其年又使太子諸樊入郥二十四年滅巢及鍾離此年又因楚喪而伐之是其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得乘間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也言舉國皆欲弑之非獨光之罪故不書光弑

楚殺其大夫郤宛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疏注無極至罪宛　正義曰文七年宋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非其罪也死者無罪則不稱其名是稱名者皆爲有罪矣此郤宛書名故杜跡其爲罪之狀書名所以罪宛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卿也故書

疏注快邾至故書　正義曰邾是小國其臣見於經者甚少唯此與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書者二人而已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此皆典策之正文也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

數故不書之邾卑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杜言數人謂此快與卑我及曹公孫會也是言快是邾之命卿備於禮成爲卿故書也快不書氏蓋未賜族無可稱也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在外邑故書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覘羸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掘地爲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

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抽劒刺王鈹交於胷交鱄諸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

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

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

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苦也秉把也秆槀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極張本

疏注二子至母弟　正義曰賈逵云然當是相傳說耳未必有正文也三十年傳此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謂此二子爲光之讎或當是僚母弟也　聘于上國　正義曰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辟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流故謂中國爲上國也下云遂聘于晉則上國之言不包晉矣當揔謂宋衛陳鄭之徒爲上國耳亦不知其時聘幾國也經不書未必亦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鄭玄云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如鄭之言此時或聘齊也　注季子至州來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注云延州來季札邑此又分析之言本封

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成七年吳入州來注云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二年傳云吳伐州來楚薳越救之則州來未爲吳有不可以封札也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並闕不知其處杜意皆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鄭玄云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然則季子雖則讓國猶尚仕爲吳卿非自寬於彼地吳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杜言封是也封謂賜之爲采邑耳　注二尹楚官　正義曰楚官多以尹爲名知二尹是官名耳其芳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芳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　注都君至校人　正義曰都謂國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是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傜役賈逵云然今之律令猶名放謀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也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乎常免其傜役事急乃使之耳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

屬是王之養馬之官屬也校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借使之　遇于窮　正義曰土地名窮關也本或窮下有谷字者爲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　上國有言　正義曰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此猶如上文聘于上國則賈言是也　注光吳至王嗣　正義曰吳世家云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凡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卒弟餘眛立餘眛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必致季子今逃位則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

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受光父先立若既不傳季子光當
立遂殺王僚光代立爲王是史記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
夷昧之子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
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
爲君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
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
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
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
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
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
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
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
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爲正
也光言王嗣者言己是世適之長孫也　注猶言至託光
正義曰古人言有顛倒故杜以爲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
若是何恐己死之後不能存立欲以老弱託光也彭仲博

云當言見燕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門階至親也　正義曰言從門至階從階至戶從戶至席皆是王之親兵也　鈹　正義曰說文云鈹劍也則鈹是劍之別名　及體以相授　正義曰鈹之鋒刃及進羞者體也王之左右必更有人受羞以進王故言相授也雖則相授進羞者得至王所　注全魚炙　正義曰吳世家云鱄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匕首者劍首如匕匙手匕首謂執匕首也　取五甲五兵　正義曰周禮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然則弓矢殳矛戈戟五者皆名爲兵此云五兵當是一種器耳不知取何兵也服虔云兵戟也　注編管至槀也　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管郭璞云管茅屬釋器云白蓋謂之苫李巡曰編管以覆屋曰苫郭璞曰白茅苫也是編管爲苫也秉把詩毛傳文也說文云秆禾莖也是以槀也或取一片苫或取一把槀言以不肯燒之　國人至逸

之正義曰國人投之謂投營舒於地故遂不燒也令尹炮之三句是鄢將師令衆之辭服虔云民不肯爇也鄢將師爇令尹使女爇炮之爇炮爇皆是燒也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

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疏懼禍至道也　正義曰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懼禍之濫及於己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常道也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弃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疏孟懿至伐鄆　正義曰伐鄆

欲奪公邑使公不得居也不書者伐公逆事不可以告廟則史無由得書 猶有至賊也 正義曰言尚有鬼神以助爲此罪必當敗也況無鬼神乎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 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在十五年 出蔡

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令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疏 鄢將師矯子之命　正義曰令尹召鄢將師告之以郤宛門有甲耳不令攻郤宛也鄢將師退而令從使攻之是矯令尹之命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

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逐季氏不能而奔齊

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疏朝夫人疏久

至飲酒　正義曰禮為諸侯相為賓主國待之有

三禮耳為大鄭玄云享大宰以飲賓是為禮之大者

以公雖居鄆以齊為主此年已再如齊數相見不為賓客

故言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須設饗禮焉其飲酒也勸其用

宴禮而飲酒耳　注比公至坐也　正義曰燕禮者公燕

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玄云主人宰夫也

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為賓

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今齊侯與公飲酒而使宰獻

是比公於大夫也獻獻爵者禮有三酌獻也酬也酢也獻

酬是主人獻賓唯酢是賓荅主人耳禮君不敵臣宴大夫

使宰為主即燕禮是其事也杜以宰獻而請安謂齊侯請

自安於別室不在坐也劉炫云案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

坐負于户□庚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次于賓賓慶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案鄉飲酒禮賓主相敬上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歡禮於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見眾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察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illegible]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illegible][illegible]

月丙戌鄭伯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六月葬鄭定
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
赴以名 冬葬滕悼公 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
其造於竟 欲使次於竟以待命 弗聽使請逆於晉晉
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
个辱在寡人 一个單使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一[illegible]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皐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憖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揚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嫉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

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纇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氏矣遂弗視【疏】惡直至有徒　正義曰以直為惡以正為醜惡直事醜正道如此人者實蕃多有徒衆言時世疾善者少從惡者多　詩曰至立辟　正義曰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辟邪也辟法也民之多有邪辟於此之時無自謂所立者為法是言無道之世法不可為古辟辟字同音異耳　鈞將皆死　正義曰鈞同也殺勝與臧盈亦死不殺盈亦死同將皆死不如殺之使盈閑而快意　吾毋多　正義曰言父多妾媵而謂之毋多者意言庶弟少據庶弟而發言故謂父妾為毋耳　殺三夫　正義曰三夫皆自命盡而死其死不由夏姬而云　杜云夫者婦之配夫欲其偕老其夫數死是妻之禍也故以為夏姬之咎　一君至兩卿　正義曰一君一子也又上殺文兩卿亦蒙亡文也以兩卿棄位出奔身不死故以何亡也此事皆宣十年十一年傳　甚美必有甚惡

正義曰物忌大盛善不可常暑往寒來晝明夜暗孰能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常況人乎故甚美必有甚惡也甚美謂夏姬之身甚惡當在其後言其種類當惡故禁其子取之　子貉至於是　正義曰此因鄭靈早夭而夏姬美推之為此言耳不是兄早死而妹必美也猶今俗語云衰家女未必慧慧家女未必衰　將必至敗也　正義曰夏姬淫惑喪國滅家叔向之母猶謂未是大敗故言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十四年傳稱施邢侯者或是夏姬之男此殺楊食我又是夏姬之外孫其種類盡盡矣　生女黰黑　正義曰黰黑髮也詩云鬒髮如雲毛傳云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說文云鬒稠髮也然則鬒者髮多長而黑美之貌也此傳黰下有黑則黰文不兼於黑故賈杜皆云美髮為黰　注髮膚至照人　正義曰傳於黰黑甚美之下乃云光可以鑑知髮與肌膚二者光色皆可以照人　注夔舜至君長　正義曰尚書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夔為舜之典樂之官也正長也后君也故云典樂之

君長王朝公卿故以后言之猶謂稷爲后稷　生伯至封豕　正義曰豕心言其心似豬貪而無恥也方言云晉魏河內之北謂惏爲殘楚謂之貪則惏亦貪也賈逵云惏者貪也其人貪耆財利飲食無知厭足忿怒很戾無有期度時人謂之大豬　注類戾也封大也　正義曰以類忿共文則類亦似忿故以爲戾言很戾也定四年傳封豕與長蛇相對知封爲大也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饕餮其私無期度也　注夏以至姬廢　正義曰晉語云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是三代所由亡之事也共子之事具見於傳　苟非至有禍　正義曰苟誠也誠不以德義自持則必有禍　注兄弟至謂姒　正義曰相謂者然者謂長者爲姒也于容是伯華之

子其兄弟伯華最長叔向次之其餘諸弟皆小於叔向故謂叔向爲長叔叔向之妻其年長於子容之母故稱長叔姒也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孫炎曰同出俱嫁事一夫也公羊傳曰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是言其事一夫者長爲姒幼爲娣自以身之長幼生娣姒之名其娣姒之名不由夫之長幼也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自以身之長稚相謂也喪服小功章云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傳言弟長者欲訓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鄭玄云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亦取爾雅之文以解弟長之義是以身之長幼稱矣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

馬彌牟爲鄔大夫（大原鄔縣）賈辛爲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爲孟大夫（大原孟縣）樂霄爲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爲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爲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嬀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祉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

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飲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史記皆謂羊舌亦爲銅鞮伯華是銅鞮亦羊舌邑也平陽之次在銅鞮揚氏之間知亦羊舌邑也　注二十至敬王正義曰二十二年傳曰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賈辛軍谿泉司馬督次于社督即烏也此衆軍並爲伐子朝欲納敬王　注卿之至餘子　正義曰宣二年傳云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彼適庶分爲三等故餘子與庶子爲異此無所對故揔謂庶子爲餘子也此四人之內當有妻生妾生者也知徐吳韓固是卿之孫也趙朝卿之曽孫也而並稱餘子者言其父祖是餘子就餘子子孫之內選其賢者而用之此四人不失常職能守其父祖之業者也　對曰至可乎　正義曰遠不忘君言職雖踈遠而心在公室常忠敬也近不偪同言親近有寵不偪迫同位常謙共也居利思義臨財不苟得思義可取乃取之也在約思純處貧固而思純固無叨濫之心也有守善之心而無淫邪之行鄙則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疏分祁至氏大夫正義曰此祁氏與羊舌氏之田舊是私家采邑二族既滅其田歸公分爲十縣爲公邑故選置大夫也傳文先祁後羊舌故依下文選置大夫之次上七縣爲祁氏之田下三縣爲羊舌氏之田且五年傳謂伯石爲揚石明揚氏是羊舌之田也家語與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爲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

親子而與之縣不亦可乎　皆武至親也　正義曰此武王克商得封建諸國歸功於武王耳此十五國或有在成封者非武王之時盡得封也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年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篇周公致政之年始封伯禽于魯明知武王之時兄弟未盡封也僖二十四年傳稱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亦以周公爲制禮之主故歸功於周公耳非盡周公封也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封建母弟則康王之世尚有封國宣王方始封鄭非獨武王周公封諸國也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也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封十五周公始加一也以魯衛驗之知周公所加非唯一耳　詩曰至孫子　正義曰詩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德也唯此文王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其有揆度之惠所度前事莫不皆得其中也又使之莫然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之也又能有監照在下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

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威為人君上之度既有人君之德故為人君王此周之大邦也其施教令能使國人總服而順之既為國人順服又能擇人之善者比方其善乃從而用之以此文王之德比于上世有能經緯天地文德之王如堯舜之輩其此詩人稱比較于文王之九德其德皆是無為人所悔吝者言文王之德堪比武以為比于前世文德之王義亦通也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施及于後世之子孫得使長王天下也此章文次如此者德皆天之所授故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也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為政教故次莫其德音言變成教清靜也為君所以施政故先言政教清靜乃論身[illegible]之德故次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義耳心能施而無私乃可為人君長故次言長及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illegible]人[illegible]為君[illegible]王此大邦也然為大邦之[illegible]使

國人[illegible]順也民上順服又須擇善而從之故次克
比也[illegible]其德無所不悅故言受天之福[illegible]
以繼之此傳言唯此文王本詩作維此王季[illegible]
有異者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以此
亦作[illegible]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
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王也　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
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上代
文德之王也　心能制義曰度　正義曰心能制斷時事
使合於義是為善揆度也言能度未來之事皆得中也
德正應和曰莫　正義曰毛詩莫作貊樂記引此詩亦作
莫釋詁云貉嗼安定也郭璞云皆靜定毛傳云貊靜也其
德既正為政清靜故有所施為民皆應和易繫辭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即此義也莫是清靜
之意故杜云莫然清靜　注施而至類也　正義曰勤行
施也[illegible]無偏私物皆得所是無失類也鄭玄云類善也無
失類者[illegible]失善之類也　賞慶刑威曰君　正義曰人君

執賞罰之柄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是爲君之道　慈和福服行順　正義曰人君執慈心以惠下用和善以接物則天下徧服而順從之故爲順也易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故㧞云唯順故天下徧服　經緯天地曰文　正義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德能順天隨天所爲如經緯相錯織成文章故爲文也　注近文德所及遠　正義曰成鱄引此詩者唯欲取克類克比二事同於文王故云近文德矣文王以有此德故得施于子孫鱄子既近文德亦將所及遠也　從使之收器者　正義曰下云叔向將飲酒將欲舉爵而飲是則欲猶未舉使者擬收爵耳未即收也　一言而善　正義曰舊說云一言者謂政由上徹由下　御以如皐　正義曰詩云鶴鳴于九皐是皐爲澤也如往也爲妻御車以往澤也　遂如故知　正義曰遂如故舊相知　詩曰至忠也　正義曰詩大雅文王之篇也言王者長自言我之所爲配上天之命而行之是自求衆多之福使歸己此詩之意言忠則然也言禮

能忠必有多福歸之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

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謂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

注魏子至將軍　正義曰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爲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官名蓋其元起於此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

侯改不得見晉侯故疏注以乾至侯故　正義曰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以乾侯致告於廟者為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疏注唁公至晉不見受　正義曰詩毛傳曰弔失國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可矣於此復唁公者公以齊不憂己棄而適晉望得晉人矜之晉侯不肯見公齊侯心復恨公嫌公此舉故遣唁公所以慰公也故云唁公至晉不見受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疏注民逃至叛公　正

義曰民逃其上曰潰文三年傳例○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共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言以齊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公如乾侯適取辱

疏注比公於大夫　正義曰傳稱范宣子撫荀偃云事吳敢不如事主醫和謂趙文子曰主是謂矣如此之類大夫稱主傳文多矣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爲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

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十二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鄻周邑

疏注二十至道還　正義曰尹固復還之時衢路不載以婦人尤之云其過三歲乎知以二十六年往道而還至此爲三歲也

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

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墮塹死也公將爲之櫝爲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禮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注啓服馬名

正義曰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郭璞曰左傳曰啓服詩云兩服上襄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此馬毛色名啓公用以夾轅故以啓服爲名也

注禮曰至馬也

正義曰檀弓文也禮有埋馬之法子家子請以馬肉食從者者以公將爲之櫝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子之言方始依禮以帷裹之史記滑稽傳云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之以路牀啗之以棗脯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風諫於是入門大笑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

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過一至於此爲之奈何優孟曰請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桂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人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聞之彼亦此之類也公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産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

陽穀而思於晉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遂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疏注龍輔玉名　正義曰周禮使掌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謂以函器盛此節謂鑄金爲龍以玉爲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此獻函不獻節故直云獻龍輔玄鄉云盛龍節之玉函耳案說文云龍禱旱玉也爲龍文又玉人云上公用龍今輔與龍連文故云龍輔玉名蓋用此意　注出之產舍　正義曰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然則產舍是側室也

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

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

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

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

育生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焉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弃廢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

乾下乾上之姤䷫巽下乾上姤　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

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　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

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　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

其夬䷪乾下兌上夬　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

其坤䷁坤下坤上坤　乾六爻皆變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

坤之剝䷖坤下艮上剝　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　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眞龍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皡氏有四叔少皡金天氏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脩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皡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皡之功死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爲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工在大皡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方荅社稷故明言爲社

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柱周棄亦爲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疏人實至實知　正義曰人以龍不生得而謂之爲知者此是人實不知非是龍實能知言龍可生得非是不生得也故說古有養龍之事以證龍可生得也以人不知有此事故今說之　注豢御養也　正義曰服虔云豢養也穀食曰豢御亦養也養馬曰圉禮養犬豕曰豢知其以穀養蓋龍亦食穀也御與圉同言養龍猶養馬故稱御　乃擾畜龍　正義曰擾順也順龍之所欲而畜養之　注飂叔水至董姓　正義曰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是也　注孔甲至九世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泄泄子帝不降不

降於帝喬喬于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　注合爲
四　正義曰服虔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傳言賜之
乘龍賜之一乘之龍也取云河漢各二是河漢共一乘也
又云各有雌雄是河漢之二皆一雌一雄也故杜以合爲
四　注更代至四年　正義曰傳言以更豕韋之後則豕
韋是舊國廢其君以劉累代之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
彭豕韋爲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如彼
文豕韋之國至商乃滅於夏王孔甲之時彭姓豕韋未全
滅也下文云劉累懼而遷于魯縣明是累遷之後豕韋復
國至商乃滅耳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自言其祖在夏爲
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則劉累子孫復封豕韋杜跡其事
知累之後世更復其國爲豕韋氏也舊無此解杜自爲證
故云在襄二十四年　夫物至不育　正義曰此論致龍
之事物謂龍也夫物物各有其官當謂如龍之輩蓋言鳳
皇麒麟白虎玄龜之屬每物各有其官主掌之也其人居
此官者將其爲官方術從朝至夕終日脩之若一日失其

所掌之職令其官方不理則有死罪及之居官者當死焉失其官方則不得食祿得死罪是不食祿也居官者安其爲官之業使職事脩理則其所掌之物乃自生至水官脩則龍至其餘亦當然也若滅棄所掌之事令職事不脩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沈滯壅塞不復生育以此故不可生而得也 注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玄卿以服義大迂曲 注泯滅也坻止也 正義曰釋詁文也上言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職業不脩則物不至物雖不至尚有物在若滅棄其官百事不理則其物止而潛伏不復生育乃令無有此物非徒不至而已 注鬱滯也湮塞也 正義曰賈逵云然杜用之也鬱積是沈滯之義故爲滯也傳謂塞井爲堙井是堙爲塞也言此物沈滯壅塞不復生也 實列受氏姓 正義曰列謂行列言五官皆然也人臣有大功者天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封又得姓兼受之

也　注五官至尊奉　正義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爲貴神主者社稷五祀則尊奉之如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脩熙犂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行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祝融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爲之名此五者本爲五行之神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行在西河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是爲王者所尊奉也　注正官至重焉　正義曰正訓爲長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惣

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亦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曰句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而規杜非也　注祝融至犂焉　正義曰杜不解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焞燿敦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百夂德又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

注土爲至爲社　正義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户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内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内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祈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戸云云言與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别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戸井竈中霤也門戸井竈直祭門戸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徒以下同此禮也龍水至生得　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龍至木官脩則鳳至火官脩則麟至土官脩則白虎至金官脩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共體仁則鳳皇來儀皆脩其母而致其子也解此龍水物者言龍爲東方之獸是北方水官之物也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母不脩故子不至也杜氏既無其說未知與舊同否此下不注似與舊說異或當以爲龍是水內生長故爲水官之物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言水官不脩故土水內之靈獸也若如此解則上云物有其官當謂五靈之物各各自有其官官能脩理各自致物龍是水內之物若令水官致龍其鳳皇麟虎之輩共在天地之間不是襄土食火木生土出未知何官致鳳何官致虎未測杜旨不可彊言是用闕疑以俟來哲　在乾至于野　正義曰傳例上下雖不用筮但指此卦其爻之義者即以某爻之變更別爲卦即云此卦之某卦則此乾之姤宣十二年師之臨

是也劉炫云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即以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言乾以下不復須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文勢悉皆若是也　之姤　正義曰巽下乾上姤乾之初九爻變而成姤卦也其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乾爲天爲剛巽爲風爲柔風行必有所遇猶女而行遇男故名此卦爲姤也　注乾初九爻辭　正義曰蔡墨此言取易有龍字而已無取於易之義理故杜注唯指其辭之所在不解其辭之意其說易者自具於此不復煩言也　同人　正義曰離下乾上同人乾之九二爻變而成同人之卦也其彖

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火性炎上同于天也猶君設政
教而臣民從之和同之義故名此卦爲同人也服虔云天
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　大有　正義
曰乾下離上大有乾之九五爻變而成大有之卦也其彖
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柔得尊位謂
六五也五位尊而柔居之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
以分其應上下應之無所不納大有之義故名此卦爲大
有　夬　正義曰乾下兌上夬乾之上九爻變而成夬卦
也其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此卦五陽而決一陰乾爲天
爲剛爲健兌爲澤爲柔爲說以剛正決柔邪故名此卦爲夬
　注乾用九爻辭　正義曰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
陰以二卦其爻既純故別揔其用而爲之辭故乾有用九
坤有用六餘卦其爻不純無揔用也六爻皆變乃得揔用
乾之六爻皆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之辭爲其坤也六爻
既變而不用卦下之辭者周易用變卦下之辭非變又無
龍文史墨指說於龍故以用爲語　坤之剝　正義曰坤

下艮上剝坤之上六爻變而成剝卦也其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剝卦五陰而一陽陰漸長而滅陽猶邪長而剝損正道故名此卦爲剝也　若不至物之　正義曰蔡墨言古者龍可生得人皆見之故周易之辭以龍爲喻若使龍不朝夕出見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名之易言潛龍飛龍及龍戰之等明是見其飛潛見其戰鬬而得以物名之是知龍可生得古人見龍形也　少皥氏有四叔　正義曰少皥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皥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於少皥遠近也四叔出於少皥耳其使重爲勾芒非少皥使之世族譜云少皥氏其官以鳥爲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皥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爲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彼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皥之衰顓頊受之乃命

重黎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爲火正也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綿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雖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即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世者也此五祀者居官有功以功見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相代爲水正即非一時也且傳言世不失職便是積世能官其功益大非是暫時有功遂得爲世承祀明是歷選上代取其中最有功者使之配食亦不知初以此人配食何代聖王爲之蓋在高辛唐虞之世耳 注窮桑至魯北 正義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亦然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爲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渡少皞之世杜以少皞之世以爲名官不得有木正火正故以

濟爲成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皥之功言少皥有王功子孫能成之故死皆爲民所祀也少皥居窮桑定四年傳稱封伯禽於少皥之虛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耳　注共工至見祀　正義曰十七年傳郯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皥以龍名是共工在大皥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能平九州是能平水土也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於何代少皥氏既以鳥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　注方荅至爲社　正義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荅五祀當更荅社稷但句龍既爲后土又亦配社蔡墨既荅五祀方荅社稷故明言后土爲社也　稷田正也　正義曰月令云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穀稷爲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

長　注烈山至諸侯　正義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爲
天子矣杜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
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
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也若然
烈山即神農而云神農世爲諸侯者案世紀神農爲君惣
有八世至榆罔而滅亦稱神農氏是惣號神農也故烈山
氏得於神農之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劉炫以爲烈山氏
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
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注棄周至代之　正義曰棄爲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經
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
時未稱周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
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
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
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

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廢柱以棄爲稷也其五祀之神重黎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從但其功莫之能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流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主弱後王之意謙故也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弃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蔡史墨即蔡墨 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 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注令晉至言遂 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唯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大多非是鼓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爲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鐵也治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illegible]人[illegible]石爲

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遂者因上生下之辭因城汝濱遂鑄刑鼎故言遂也　著范至刑書　正義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此等宣子之書可以長為國法故鑄鼎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亦與叔向譏子產同　民是至度也　正義曰守其舊法民不預知臨時制宜輕重難測民是以能尊其貴畏其威刑也官有正法民常畏威貴是以能守其業保祿位也貴者執其權柄賤者畏其威嚴貴賤尊卑不愆此乃所謂度也言所謂法度正如此是也　今棄至為國　正義曰今棄是貴賤常度而為刑書之鼎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權在鼎民不忌上貴復何業之守貴之所以為貴只為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守貴無可守則賤不畏威貴賤既無次序何以得成為國　注范宣至亂制　正義曰於時晉侯將以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

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更以趙盾
將中軍狐射姑佐之是一蒐而三易中軍帥三易者上欲
梁益耳將中軍是易代前人是一易也狐射姑將中軍是
二易也又將箕鄭將中軍是三易也致使賈季箕鄭之徒亂
根而作亂其惡文公之傳具矣因此蒐而有此亂故曰晉
國之亂制　又加至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以已廢矣
今復變易爲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夷蒐之法
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釁已歇今荀
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
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

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秋八月葬

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頃公　正義曰謚法慈仁和民曰頃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弃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也

【疏】春王至過也　正義曰經書公在乾侯者季氏以此告廟釋公不得朝正故國史書之于策也釋例曰昭公之孫每正月必書者以孫告廟也公二十五年始出居鄆及乾侯累歲居外而仲尼不書于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既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沒則皆顯書其所在之地傳皆隨年

而互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謬也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卑彊弱相參衆力相須賢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亦有忠賢之輔我周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實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瓦解而不土崩海内雖鼎沸而不盆溢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未有簒奪之惡公雖失恚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群賢僥倖之私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也毋言罪在公書公在之意也杜言見貶於春秋者公當在國治民每歲書公在外是其貶責公也劉炫云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魯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妄似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云云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内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　注徵明至所在　正義曰不先書鄆與乾侯一事之中有兩種之意一者非責公之妄一者明公過謬猶

可掩也非責公之妄者以君舉必書公在乾侯與鄆臣子當委曲詳錄今輕略不記似若不足可錄所以非責公之妄也明公過謬猶可掩者被臣所逐出居於外若顯然書之則恥惡尤甚故隱而不書猶若在國欲明公過謬之失尚可容掩也此以徵爲明明公過不可掩也襄二十八年傳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徵亦爲明明明告喪者之過也彼言徵審也審其事知無他故以明其過失也服虔云非公且徵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閔而釋之所謂爭君如在國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明年傳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是傳說經意非責昭公不是季氏非公也即如服言往前季氏非公不肯釋公所在此年以後方始閔而釋之所謂爭君如在國則往前亦釋言時不如在國矣二十七年扈之會范獻子何以己言季氏事君如在國也季氏奪公鄆邑與公交戰行貨齊晉使不

納公櫝于燭宮求君不入及其死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閔公之事復安在乎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所求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

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厎致也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少年少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

女盍從舊盍何不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

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疏 注紼輓至執紼 正義曰紼禮或作綍禮記緇衣云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是大繩

也周禮天子葬用六綍喪大記君葬用四綍大夫葬用二

綍綍為葬之所用是輓索也案禮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

大夫三百人鄭玄云天子蓋千人也天子諸侯之喪殯

于西序而屬綍焉備火災而輓之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謂喪在殯踰紼而行之

周禮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眾庶屬其六引又遂人云

大喪帥六遂之役屬六綍鄭玄喪大記注云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是綍引一物從所在而異名鄭禮送葬而必執紼曲禮文也鄭玄云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鄭之先君親送晉侯葬者傳無其文游吉今言之亦嘗有矣 憂其至而已 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之明知鄭國致其情實取充備而已 我先君簡公在楚 正義曰由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少卿行耳鄭玄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其言非傳旨也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 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從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養也養即所封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城養 取

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

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搆怨吾又彊其讎以

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胄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俗化諸

華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

大畀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言其事行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 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 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防壅山水以灌徐 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斷髮自刑示懼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邇近也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疏注襄二至重丘　正義曰傳言同盟故書此穀與魯必嘗同盟矣薛於重丘以前雖數與魯盟但薛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者言之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逆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疏注不書邾史闕文　正義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爲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

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二傳見其文闕而妄爲說耳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慼）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己輕重以荅荀躒）夏四月季

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旣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己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荀躒掩

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令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孫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畏不得復自在

疏我愛其無咎正義曰言我爲子受其重任其使子必無咎受其貨故保任之季孫宜跣行正義曰練冠菅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麻衣當是布深衣也問喪云親始死徒跣跣行不屨以其不得事君示己憂戚之深也不絕至之死正義曰此季孫探言事己之意不絕季氏之祀或更立其子弟直囑其

身死而已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賜之若賜死即是不殺下句何須更言弗殺弗亡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疊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皆楚邑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 左司馬沈尹戌 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

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illegible]有地也

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為之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

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

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身爲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爲之不願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

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疏婉而辨　正義曰此婉而辨則與微而顯其意一也故杜云辭婉而旨別辭婉則文微也旨別則義顯也上句微而顯者據文雖微隱而義理顯著下句婉而辨者辭雖婉順相似而旨意有殊故重起其文也此與成十四年婉而成章其事異也彼謂諱君惡與此不同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轉婉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吳入郢也

注庚日至入郢　正義曰於天文房心尾爲大辰辰尾是辰後之星也日在辰尾自謂在辰星庚辰入郢乃謂日是辰日二辰不

同而以日在辰尾配庚庚爲庚辰者二辰實雖不同而同名日辰以其名同故取以爲占此則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吴入郢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郢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歷定四年閏十月庚辰吴入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吴入郢今十一月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新閏之後且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爲及此月也　注辰尾至而食　正義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爲蒼龍之體南首北尾角即龍角尾即龍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是房心與尾共爲大辰故言辰星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是此時日月合朔於辰尾而日食也　注謫變至年也　正義曰晉義云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謫謫責也人有咎責氣是於天故謫爲變氣也長歷此年十月壬子朔故庚午是十月十九日也從庚午下去十二月辛亥朔爲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之日而更以庚午爲占

舍近而取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午為南方之辰楚是南方之國故午為楚之位也午是南方辰火也庚是西方之日金也日以庚午有變午在南方必南方之國當其咎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有吳耳故知入郢必是吳也其日庚午庚金午火五行相剋火勝金金以畏火之故金為火妃夫妻相得而彊是楚彊盛之兆雖被吳入必不亡國故知吳入郢終亦弗克言其不能滅楚也食在辛亥之日亥在北方水位也北方水數六故曰六年吳入郢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

疏 注公別至師徒　正義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是也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北取闞為季氏取於公也案檢經傳公自出

奔以來唯齊侯取鄆以居公耳未有公取闞之處安得取於公也且若是季氏奪公無由得告廟書經故杜以爲公取之也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知公遣人誘而取之不用師徒也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巳薨

疏 注世叔至巳薨 正義曰傳稱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令城成周則此時爲盟矣而不書盟者賈逵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案傳文無魯人辭盟之事其城成周又魯人共城之矣何以言會而不盟也若以難辭當辭不會身既在會何故辭盟豈以昭公在外而欲背盟乎故杜以爲不書盟者時公在外未及

告公而公已薨既不得告公故不書於經也案傳尋盟令城成周則盟在城前猶得書城而盟不書者晉合諸侯大夫本以城事召之孟懿子將從晉命即以告公雖會還乃書而已告公訖故得書之其尋盟之事晉不豫令諸侯大夫既集晉始發意尋盟之事未嘗告公故行還不得書也此云城成周者實未城也晉人始計功庸賦丈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正月庚寅栽三旬而畢是明年始城也此未城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日 【疏】注十五日 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令城成周雖無其日明年乃始城之當在月之將末杜顯言此十五日者言盟去公薨日近以明未及告意也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疏注此年至其殃　正義曰十一年傳稱萇弘對景王云歲在豕韋言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三十五年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此年歲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歲之行有餘

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爲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爲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從襄二十八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二十八年歲星年行一次年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次一百四十四用十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其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五年歲在鶉火歷所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

星紀是吳越之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得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賈逵云然杜從之也鄭玄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養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初度乃爲中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爲妄之甚也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俾使也我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

勇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人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與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與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

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蝥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居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衞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

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疏注謂二至于今　正義曰案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而此杜云二十八年者以十二月垂盡去在十

二月至周則在二十八年故云五年也　注作成至之德
正義曰杜知作成爲崇文王之德者以上傳云微文武
之福即云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崇文德故以爲崇文王
之德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教而規杜非也　注螢賊喻災
害　正義曰螢賊食苗之蟲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故以
螢賊喻災害也　注詩大雅懠怒　正義曰此詩大雅板
之篇刺厲王之詩也詩注以天謂厲王此據上天斷章取
意　注付所至丈數　正義曰謂周迴遠近之丈數也知
者下別云揣高卑度厚薄故也　屬役賦丈　正義曰屬
役謂屬聚丁役也賦丈謂課付尺丈上既號令丁役之事
以告諸侯令諸國國各出若干之役築若干之丈故云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也　十二月公疾
徧賜大夫從公者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玉器　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

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爲曰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彊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疏 注瑑玉器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白琥禮西方鄭玄云虎猛象秋嚴禮經及記言琥多矣都不說其狀蓋刻玉爲虎形也 一環一璧 正義曰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曰肉倍好璧邊肉大其孔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也 故詩至爲陵 正義曰詩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注三后虞夏商 正義曰從周而上故數此三代三代子孫自有爲國君者言其賤者爲庶人也 雷乘乾曰大壯 正義曰乾爲天爲剛震爲雷爲動天以剛而動動則爲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 注乾爲至有雷 正義曰說卦乾爲天爲君君之極尊者是天子也震爲長子其卦云震驚百里聲達百里之內而有震曜之威是諸侯之象諸侯而在天子之上象如君臣易位是天之道也 正義曰震動也懷姙始動知有震娠而即動 注[illegible]至假人 正義曰器謂車服也名謂爵號也

借人名器則君失位矣故不可以假人也言魯君失民大借季氏以權柄故令昭公至此出外因以戒人君使愼[illegible]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二